**那雨·那人·那景**

高二（10）班 梁欣然

来到下七乡的第三个晚上，淅淅沥沥地下着雨。

寒冷的北风从半开的门外钻进屋里，屋内的灯光有些昏暗，桌上依旧是丰盛的饭菜。大家埋头吃着，没有了前两天的叽叽喳喳，唯有浓稠得化不开的沉默。

竟然就到了最后一顿晚餐。还记得刚到达下七乡的中午，我和两个舍友、住家小伙伴黄菲雨、还有爷爷、姑婆，围坐在桌边，热热闹闹地笑着聊天。没有无用的寒暄，大家就像是一家人，吃着无比丰盛的饭菜，喝着自家酿的葡萄酒，原本担心的也许会出现的尴尬场面，仅仅留在了多余的预设中。看着大家脸上真心的笑容，一股暖意从心底氤氲到眼眶。

在农家吃的第一顿饭，就让我感受到了在自己家都甚少体验到的温暖。之后的每一顿饭都是如此，五个人的欢声笑语填满了因为大而显得有些冷清的客厅。日后回忆起在农家生活的点滴，最令我眷恋的也许就是和爷爷、黄菲雨一起吃饭的时光。然而这一切终将走向尾声。

放下筷子，我的心里空落落的，似乎也放下了什么无比重要的东西。

晚饭后，黄菲雨提议出去走走，于是我们撑着伞出了门。我们拐进了一条小路，路很窄，没有路灯，我打着手电筒走在前面，黄菲雨撑着伞走在我的身后。四周一片漆黑，只能看到手电筒光线下一小块泥泞的路面，还有远处房屋稀稀落落的灯光。我们慢慢地走着，雨点打在伞上，溅起细微的声响。黄菲雨突然说：“诶，我觉得我这样很像一个小太监在帮出巡的皇上撑伞啊……”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：“干嘛这样说自己啊。”她想了一下：“那就是小弟在帮黑社会老大……不对这么说我还是很惨。”我们一起笑着，笑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响亮，我的内心却为了愈发临近的别离升起一丝难过——下一次和她这样放肆地大笑，又会是什么时候呢？

这三天，黄菲雨带我们几乎走遍了镇上的每个角落，耐心地回答我们一个个弱智至极的问题——“那棵树上黄黄的是什么？”“柚子啊。”“什么？！我还以为柚子长在地上……”“呵呵呵……”她说话时嘴角总是带着温和的笑意，和她相处很轻松、很自在，在她身上我看到了太多太多在深圳的同龄人身上看不到的闪光点。在我们临走前准备交给她要付的钱时，她一脸茫然地看着我们：“为什么要给钱？”她让我第一次真正地相信，原来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可以纯粹得完全不计较利益，原来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如此简单。她让我觉得“城市”也好，“农村”也罢，这些可笑的标签早就应该在我们走下大巴、踏上井冈山的土地的一刻通通丢掉，因为它们毫无意义。在这里，我们是一起欢笑、一起玩耍、一起生活的同龄人，没有所谓“城市与农村的巨大鸿沟”，只有相互贴近的真诚的心灵。

回家后，我借口去小卖部买东西，独自出了门。雨依然在下，马路上湿漉漉的。我慢慢地踱着，望着两旁已经渐渐变得熟悉的建筑：小卖部、茶馆、广场、下七中学……每一处都有我们留下的足迹。来到下七的第一天晚上，我们在楼下的小卖部吃烧烤，和刚大学毕业的老板娘聊天，她说，井冈山是一个适合养老的地方，因为这里的生活是慢节奏的。她问我们喜不喜欢这里，我毫不犹豫地点头。我喜欢这里，喜欢只要五分钟路程便能到达的那片竹林和稻田，喜欢在刚睡醒的下午到茶馆喝加了糖的茶，喜欢这里的每一个人热情而友善的面孔，喜欢住在一条街上的人彼此认识、相互打招呼的感觉，喜欢每天晚上十点路灯准时熄灭后寂静的街道。在城市里，日子像匆忙的上班族，面无表情地埋着头快步走过；而在这里，日子像潺潺的溪水，温柔地、缓慢地流过，每一分、每一秒都清晰可触，平淡、简单，却精彩万分。

我停下了脚步，注视着雨中沉默的下七乡。我不愿说再见，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我还会再来到这里，再次走过泥泞的黄土路，再次喝一杯冒着热气的清茶，再次遇见那张天真无邪的笑脸。